

揚子法言

一之五 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04
冊數	2(1)
函號	298 57

内閣文庫	
三八	二九〇
七	四
架	冊
號	類

傷名

298-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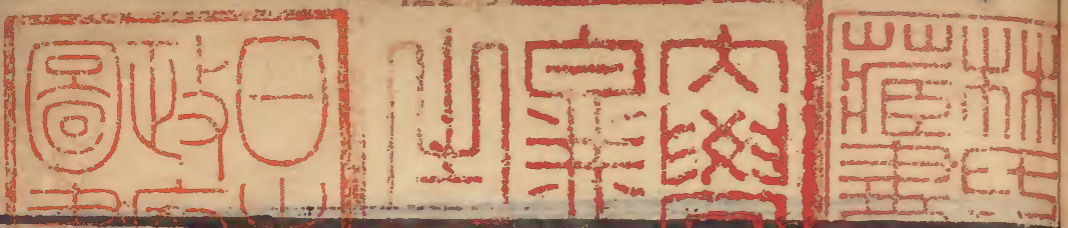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重廣註揚子法言序

淺草文庫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
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
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
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
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豐豐而為已
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
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



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譏，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為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為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為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

如五聲十一一律面友戰理尚秘者則虛焉

頓之孝書與經同唯噫秦縊狐蠅不闕文者

弗能正。如衆人所不能為字者乃無辯如聖

至於言不詰。如殪傷而事不屬善隔

議失旨。如風不再實錄多變周人

舉失類。如擊劔北賊莽已什其手是使楊氏

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

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

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

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肯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爲詒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進重廣註揚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邁會昌之且敢忘釋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卽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網盡弛民極都禁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

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
篇如揚倅之箋荀旨大決定奧靡留洞疑惟
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秘而淵雖李
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
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
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
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
抹書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
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
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
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
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况愚夫之
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
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
周而右文雖秘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

之異。因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

邦刑。仰干

天聽。終篇稱善。儻坐

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

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

昧死請

東上閣門投進以

聞臣竊已

宸嚴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

佐郎宋咸表

司馬溫公註揚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
 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
 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
 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其所宗仰如光之愚固
 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
 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
 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

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
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也。孟子之文直
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
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為諸子而忽
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為之註。唐柳州刺史
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

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

詔直徽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

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鑄
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可封真外郎吳秘
皆嘗註法言。光少子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
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
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
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
相宋公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

揚子篇目
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
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
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本
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本宋著作吳司
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
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
所安未必皆是其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

卷之一

學行

卷之二

吾子

修身

卷之三

問道

卷之四

問神

卷之五

問明

寡見

卷之六

五百

先知

卷之七

重黎

卷之八

洲騫

卷之九

君子

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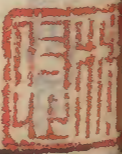
孝至

揚子篇目錄終

新纂門目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一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顏師古曰大氏詆

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顏曰

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

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

辭以攪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火高雖

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

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
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
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卷顏曰撰同象論
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咸曰自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
光曰行讀如字凡書中好惡長少難易將相
使令說樂焉邪之類兩音易辯者惟於始見
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
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天條生氏空同頌之倥侗無知也顛蒙頑愚

空同音同又音通顛與專同倥侗音同無知也顛蒙頑愚
用聰明不開性其情則謂倥侗音同無知也顛蒙頑愚

訓導咸曰理猶道也言天民蠢闇故教諸
道以開明之也秘曰於聖人貴學乃訓
以仁義禮智誤學行用夫人自有聰明天命
信之正理非學則不能啓發故

學行之上也秘曰夫學者所以為道者也率
謀道常以學為先

言之次也秘曰能辯醇疵發成謨訓學之次

教人又其次也秘曰欲廣

其業以覺後覺學之又其次也。○光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故又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

者無一斯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

學已乎音求者皆不音做此曰未之好也

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

也然後為學哉○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已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

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祕曰天

道豈不在茲大儒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

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

仲尼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

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祕曰金口木舌

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

儒比木鐸而宜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天子為

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孔

復扶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言性有能否不

由切於學故為無益○祕曰孝經說曰性者生

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稟受已定

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力者確諸有玉者鑽諸

道

不礪不錯焉。攸用。礪錯石名也。咸曰：揚子善

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而琢之，則安

能成割圭璋之用？光曰：礪盧紅切焉。於虺

切雖有良金以爲刀，不礪則不能斷割。雖有

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

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咸曰：性雖否，學則得

在其中矣。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

其知之，一也。此之謂矣。祕曰：學而至道，質

性愈全。光曰：金玉二物，苟礪而錯之，隨其

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

德，愚者學以寡過。否則，章各盡其性，分而

已。咸曰：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

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

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

子曰：括而羽之，鍔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螟蠕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父

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螺贏，遇

螟蠕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

尼，又速於於是。咸曰：螟蠕，桑蟲也。螺贏，蒲蘆

也。桑蟲子始生而蒲蘆取之，於木空中七日，

祝而化之，以變爲已。子殪者，謂其始生未有

形性，殪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祕曰：

詩：草木疏云：螟蠕，桑上青蟲，螺贏，細腰蜂。言

螟蠕與螺贏異類，殪而祝之，以成其子，矧仲

尼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

光曰蝸音冥蠕音零螺音學學以治之其性

思以精之於道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

禪名譽以崇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彊不息

可謂好學也已矣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孔子

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弄逢蒙分其

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曰非也成

言孔不習用顏不習孔亦猶夫弄棄弓良去

策般擲斧而習之也誰曰非乎言實非也

祿曰弄與逢蒙業射者也王良業御者也公

不可或曰此名也成曰周孔彼名也

名之處一焉而已矣成曰或人見揚子并論

故揚答以下文曰川有瀆疑其名等如

山有嶺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

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

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

名之或人問般非用孔之名如揚以川有
 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非之徒猶川山周
 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
 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
 揚之肯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
 依誤文以為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
 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儻謂揚此文以
 嶽瀆為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
 四瀆為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
 曰用孔顏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
 而巳非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
 者甚衆人所能踰也○光曰果來本作衆人
 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脫○或問世言鑄金金可
 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

揚子曰吾聞鬻君子者問鑄金金曰

揚子曰吾聞鬻君子者問鑄金金曰

揚子曰吾聞鬻君子者問鑄金金曰

揚子曰吾聞鬻君子者問鑄金金曰

揚子曰吾聞鬻君子者問鑄金金曰

揚子曰吾聞鬻君子者問鑄金金曰

揚子曰吾聞鬻君子者問鑄金金曰

揚子曰吾聞鬻君子者問鑄金金曰

也學則正否則邪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

也學則正否則邪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

也學則正否則邪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

也學則正否則邪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

其事言其性仁者其事貌其性信者其事思
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滅○
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隨物而遷不得其正
師哉師哉桐子之
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
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為人所知之制人善惡
之命不可不明慎也○成曰桐當為侗字之
誤也雄自序學行云空侗顯蒙此曰侗子者
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為
洞無所據焉○松曰此章言學為王者之事
須師道之訓以正幼主之命也歎而言之重
其事也桐子太甲也太甲太丁之子既立不
用伊尹之訓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處仁遷
義以聽其訓已歸亳復政百姓以寧書曰既
往昔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捐師哉太甲言桐

○光曰桐當為侗音同又音通侗未成器之
人也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
得其人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
而師之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
不少矣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松
道者多矣矣○光曰師者一開之市不勝異意
先正已而後能正人○開之市不勝異意
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成曰開
然○光曰開下
降切勝音升
之市必立之平○下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

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祕曰：一開猶言一巷也。一巷市之小人，人意各殊，必立質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師氏中大夫，下人鄭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平，皮命切。習，教人所玩習也。○光曰：以習非之勝是也。○成曰：習，貫之移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非謂異端之術。○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况習是之勝非乎。○成曰：是謂正經，類於此。○况習是之勝非乎。○光曰：聖人之道明則於戲曰：上音鳴，下音呼，又許宜異端自息矣。於戲曰：上音鳴，下音呼，又許宜切。習者，審其是而已矣。○祕曰：習乎習，誠慎其審而已矣。○相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或曰：焉知是而習之。之者，尚以過於五經。或曰：焉知是而習之。亦非儒。○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光曰：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傾，○高曰：眾說之小，所見者小也。○光曰：人苟盡學心於聖人之道，則眾說之不足學，易知矣。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道聖人之道，乃王者之事。故二帝三主，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荀子曰：堯學於君，曠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

事。故二帝三主，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荀子曰：堯學於君，曠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

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壽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學紀官也樂記曰唯年之聞諸葛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或問進○光曰進曰水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

或曰為其不捨晝夜與干偽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平○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也○光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或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或問焉○其往不住其居不居漸也○光曰鴻漸于陵水流就下其漸一也○光曰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至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請問木漸○光曰易曰漸之滿而後進也

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據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曰新○光曰巽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亦一也○光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脩身而家齊國治然半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柶

者歟斧藻猶刻補丹楹之飾漆樞也。祕曰

也文飾鳥獸觸其情者也別也。衆人則異乎

乎觸情。光曰人爲萬物之靈。賢人則異衆

人矣教誨而已。蓋言其有明誠之性而異衆

人。祕曰賢者述之異於衆人。則異賢人矣。

制立禮教。成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

而已蓋言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祕曰聖

人作之。異於衆人。禮義之作有以矣夫。

其豈徒哉。成曰聖賢以鳥獸雌雄無常觸

別於鳥獸。豈強爲之教哉。人而不學。雖無

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

學禮義之經。雖夷曠而無憂。奈如禽何。光曰不學則不知禮義。學者所以

求爲君子也。習其文而已。求而不得者有矣。

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志而猶或不

安能立其業。祕曰求而不得。蓋有所未至。睠驥之馬。亦驥之乘

也睠驥之人。亦顏之徒也。光曰乘繩證切。或

曰顏徒易乎。睠之則是難至。光曰易以豉

切

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

矣奚斯魯僖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祕曰正考甫宋宣公之上卿尹吉甫周宣王

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大雅崧高烝民

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亦能得商頌十

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十七年傳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于奚斯常晞

正考甫矣祕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

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栢有馬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光曰揚子

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閔官之詩故云然如不欲晞則已矣如

斯作閔官之詩故云然如不欲晞則已矣如

欲晞則已矣如

也言此等書宗道與經所同也而世不尚曰

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

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

語爾雅荀孟之類治之可乎曰可成曰揚以

末也故云世不尚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乏○祕曰凡諸書

與五經同而時世不尚未列于學官者治之

可乎書謂若左氏傳古文尚書毛詩樂記之類

或人啞爾笑曰須以

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

漢之明經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

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

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

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

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

列干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康氏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光曰啞於革切曰大人之學餘不在焉

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

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得祿利而治之壁曰耕獵不得獲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是獲饗也曰耕獵如此利莫大焉吾不觀

參也以驪姬之難出晉當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子不器乃遷善之法也禮曰安矣而能遷鄭康成曰勇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是多其可遷則遷為遷善之

義也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不並見猶善惡

人徒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光曰因皮志切參辰所以不相近者以定居其所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惡遷善而不息則為百川學海而至干海歸之不已

聖人之徒矣百川學海而至干海歸之不已

丘陵學山而不至干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

畫止

畫止

畫止

畫止

畫止

日語曰今女畫畫止也。光曰國鳥路切百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故至於海丘陵止而不進故頻頻之黨其於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

與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鷓斯羣行啄穀喻糧食有損無益也。祕曰鷓斯鴨鵝小而多羣言頻頻黨比之人甚於鴨鵝之羣徒好賊稻梁而已矣。光曰鷓羊茹切人而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之所耻面朋揚子之所譏。光曰言朋友當以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可心知其非而不告但外貌相媚悅羣居遊或謂斥之台蓬不和丹

生者相自去揚子下區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成曰先生有道之稱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祕曰彼利我義言當作如其富如其義音義曰俗或曰先生生無本下何作如其義非今從之。

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祕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

易下卷一

十三

十三

十三

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或曰其財斯之謂禮。光曰養皆余亮切。

猶頌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光曰。

用監鹽起魯之富者言。猶頌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爲餒矣。光曰。荷於離切。或人

以爲顏氏之親。曰彼以其粗。以飲饌。顏以其

精。以承順。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顏其

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正顏以承順。顏色正而不回。顏豈劣哉。光

曰。粗于胡切。養體爲粗。養志爲精。驕亂爭疾。爲邪。屢空不成。曰。我于朱懷金。其樂不可

貴者之服下。章言富不足。慕此。曰。紆朱懷金

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樂

待於外。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

道。故曰。內。或人樂物。故曰。外。或曰。請問屢空

之內。言顏子樂內而非紆朱懷金。故以顏子

屢空爲難。非以嘲揚子之意也。光曰。顏子

屢空何爲樂內。光曰。言顏子貧賤家資屢

空其內何。曰。顏子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

樂之有。曰。顏子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

秘曰顏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然亦有苦

也非此雖得天下豈顏子之樂哉然亦有苦

乎先曰顏雖樂孔子之道曰顏苦孔之卓也

豈能不以貧賤為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

咸曰言顏之所苦無他焉惟苦孔子之道卓

然耳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秘曰顏子

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光

曰李本作顏苦孔之卓之至也今從宋本

或人瞿然猶駭也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

樂也與祇適也或人瞿然曰茲苦孔之卓也

何適之所以為樂哉雜記曰見似曰瞿聞名

心瞿○光曰瞿音句○祇音支孔子之道至高

顏子悅而慕之曰自教位道無心中也

無心者顏淵是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心

作止今從李宋本言教立道者當以仲尼

為心學術業者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

當以顏淵為心術業者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

月窓林德如朱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一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吾子篇

咸曰人既裕乎學也則吾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

禮樂備也。光曰宋本

許訖切顏曰周然後誕章

諸子應時而作詭

迄至也一本作訖誕大也章明也周孔之後

禮樂大明光曰漢書及李本然作終今從

於道今註於誕章文下釋之隔諸子祕曰異

乖離二字於下句甚失其義諸子離於

諸子矣圖微家雜穢之邪徑咸曰微善也

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言詭誕之章乖離於

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戒夫習者也祕

曰圖謀也微美也辨其異端而謀其誤吾子

微美光曰漢書作圖微今從諸家誤吾子

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光曰貴道德抑浮辭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

顧嘗好辭賦作四賦光曰然童子彫蟲篆

少年伐而日壯夫不為也悔作之也咸

賦也猶倡言優戲之具亦作之者作且愧焉

祕曰其文彫刻非法度所存賢人或曰賦

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

可以諷乎駭歎之聲也祕曰言賦將以諷

之類瑤填塹曰諷則已不巳吾恐不免於勸也如相

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咸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之

也諷之有正如其不已迺復成勸言不正也

賦曰組織纖麗光曰時人以爲曰女工之蠶

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

賦曰組織纖麗光曰時人以爲曰女工之蠶

矣霧殺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或劍客論亂聖典○祕曰猶麗靡之害正也

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諷論勤人也○祕曰劍

利器可以防愛其身曰狴狴使人多禮乎

論謂劍可以衛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

道故對之以為若使擊劍可衛身則固固之

牢有三木之威囚者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

不能也蓋特沮其劍術尔今註文與好賦相

聯段解之復以狴狴為擊劍之形貌又以狴

作狴狴矣○祕曰狴狴牢獄也言劍之威人

莫敢犯豈牢獄之威使人多禮乎狴或作狴

多禮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不若不入牢獄

之為善也劍雖可以用衛身不若以

道自防不至於用劍之為善也

或問景差

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祕曰景差唐勒

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光曰曰必也淫言無

乘繩證切言亦有益於事乎

賦麗以則猶二雅之作○祕曰一日風二曰

賦雅有辭人之賦麗以淫越不歸於正也○

立法則辭人徒誇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

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秘曰升堂

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或問蒼蠅

如賦二十九篇○光曰言其無益或問蒼蠅

紅紫之義也紅即朱也蓋正色焉紫間色焉

故語曰惡紫之亂朱秘曰明視問鄭衛之

似秘曰似曰聰聽正色鄭衛似雅音皆人所

難辨唯聰明者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秘曰

辨之不可感也善視師曠善聽今不曰青之而已矣秘曰

求之則真偽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或問

角徵羽也十一律者十二月之律也秘曰

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光

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曰中正則

鄭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曰中正則

雅多哇則鄭聲繁越也咸曰其音中而正

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

官商溫雅失之矣秘曰哇淫聲也五聲聲

也聲成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

氣成象而和樂生焉雅也姦聲感人而逆氣

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生焉鄭也○請問本

易二卷二

五

侮

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

入也聲乎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雜

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侮不能謬也

○秘曰黃鐘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

以乎和之舉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推

揚摧大舉也○光曰宋吳本確作摧今從李

本確堅貌黃鐘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

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慨以中正或曰女

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有名書亦有色平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

也書惡淫辭之泝法度也咸曰泝亂也○秘

屈亂正法屈原曰泝其泥而揚其波○光曰

感之以陷於非僻○屈問屈原知平九勿切

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

天命審行廢如玉之瑩磨而不磷今屈方逐

也言原事楚王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

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汗如玉之瑩矣然為上

官大夫子蘭之讒卒以放逐是為丹青所變

矣復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沈而死是智不足

矣丹青喻讒○秘曰原負明正之資本為楚

之忠臣如玉如瑩也被上官大夫子蘭之毀

不能捨之則藏遂著文華流于後世迺為楚

之辭臣爰變丹青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

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光曰音義曰

瑩音營又音榮又烏定切石次玉者玉瑩玉喻

用之末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
光曰斷音短梳舊本作梳音緩又音欬○宋
曰梳當作梳胡官切從木誤也梳刮摩也言
刮摩皮革以為鞣○先曰梳當作梳植呼願
切所以塞履也以毛植革而為鞣不合乎先
言圖綦踢鞣亦皆有法以取勝

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木匠之誨入也必以
必以仁義○祕曰言書不合乎禹規矩君子之訓物也
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為法也觀書者譬

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剡施也况
介丘乎咸曰遷迤猶卑眇也介小也○先曰
宋吳本剡施作遷迤今從李本剡力

紙切施采舍悔而和江河之臣也况古墨

山如川澤納汗之汗言升東嶽而觀則知衆
山之連延已卑矣况大丘乎浮滄海而觀則

知江河之濁小矣况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觀
則諸子已小矣况詭辭以為法乎爾雅謂河

所渠弁千七百一川色黃郭云潛流地中汨
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黃濁詩云

江有沱諭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
出乎○先曰惡音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

烏下同池徒河切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
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無棄常珍而嗜乎

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安也委大聖而好

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公孫龍莊老申商

類之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

入矣崕谷也。秘曰崕宜讀如陘。陘山中絕之徑不可勝由矣。

面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光曰崕戶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勝入於道也。

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秘曰正門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秘曰或曰子亦由哉。吾獨有不由孔子或欲學蒼頡史篇奇難之字故欲學之。秘曰蒼頡曰史乎史亦

於其闕也而妄名不名而闕。秘曰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或曰有人焉自

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

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

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

戰秘曰忘其皮之虎也。人假虎皮見豺則戰。光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揚今從諸家本

說音悅君子小人必臨利害然後見其真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光曰別彼列切下

同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

人文之大者其文炳煥也君子次之其文蔚盛也詩人狸別其文萃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易子卷三

七

諸家本言習聖道而陷於異端者有矣未有

正道先曰音義曰天復本作稍正道今從

稍正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也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習異端而入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於聖道者也或曰童而習知也光曰較音覺易以鼓反或曰紛如亂而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猶亂也班固曰幼童而守一執白首而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後能言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不詐詐者以正教人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不詐詐者以正教人人于會孔子以正言却之不姦姦也互鄉童孔子請見孔子以繁已與之不詐詐也光曰孔子之道以正化姦姦以誠去詐故較易也諸儒估畢以爲博多訊以爲辯是以姦姦敵姦姦以詐勝和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者

非也聖人之不以姦姦欺姦姦不以詐欺詐雖姦姦子皆知之矣豈特揚子言而後辯哉夫不姦姦者謂不姦姦其姦姦知懲惡則惡之義不詐詐者謂不詐詐其詐如關文之類秘曰如使姦姦以敵姦姦詐以拒詐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之也光曰已之耳目多聞則守之以約尚不能正焉能正人多聞則守之以約簡要秘曰百家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之聞守之以經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日衆言之以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守之以聖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秘曰不聞詭辭何以表經肯之約不見小說何以知聖道之卓先曰約謂綠衣三百色如之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

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領雜色不可入

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文

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紵絮非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

不益於正理先曰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而行簡光

易簡則要而易守也以貫之炳而易見也

法而易言也秘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

震風凌雨曰暴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幪幪

夏大也幪幪蓋覆也先曰果本幪作恍

也郭郭限內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愆違

之道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治亦古者楊墨塞

且亂亦宜如郭郭可以自衛也

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咸曰墨翟之道摩

為之是兼愛也然無親疎之別揚朱之道拔

獨善其身兼愛獨善俱偏於道而教授其徒

不毀傷之義無親疎之別大為不可故孟子

曰逃墨必歸於揚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

翟之橫議尤塞聖人之正路孟子辯而開之

廓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後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申甫之類。竊自比於垂。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命皆稟於天，衆言理趣雖殊，其極致終歸於一。或曰：惡觀乎聖而抗諸音烏，曰：在則人亡則書。五經曰：吾道之學先諸身者。

事不本真，有真真正道也。陳於干，意動不克。咸克能咸，皆在己。咸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己。意自布行之而勿求備於人。故曰：不本諸身，自求之義。秘曰：言陳施之克咸。本諸身，動成萬法而不能咸。在脩身。先曰：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己以正人。蓋由外逐浮偽，內無物，故當先本諸身也。誤脩身而行，止出處皆成律。脩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秘曰：矯思猶正思也。說文云：矯，揉箭也。光曰：思，斯也。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恣切。籀，巨淹切。

必中矣

無敵於天下。○祕曰：事得其宜之謂

宜，莫定也。

先人之性也。善惡混。○混，雜也。荀

性惡，孟子以為人性善，而揚子以為人性雜。

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流厥義，

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揚子

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祕曰：天

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兼全，故赤子之生，

七情未著，而先有號笑喜怒者，善惡之

端也。是正性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

惡人。○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

與善，惡相混也。○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

以引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主者，可以

引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主者，可以

引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主者，可以

易子卷三

二三

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祕曰習與性成○先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猶陰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

者嫌其藜藿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藿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善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藿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人之性善而脩之何如耳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

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
 惡亦非知揚子者也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
 也與御氣為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
 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祕曰人馭氣而行猶
 志之所生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
 乘而之善則為忠為義或曰孔子之事多矣
 祕曰惚百不用則亦董且憂乎○光曰孔子以
 已任則其事多矣然終不曰聖人樂天知命
 見用於世則徒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
 樂天則不董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口命則不憂○咸曰
 其如予何茲所謂不憂矣
 正考父之鼎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歎美
 皆有銘之類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戒慎
 之聖人之辭可為也○所謂文章使人信之所
 不可為也○祕曰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為
 所不可為也○語曰未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信作敬
 今從諸家本以其有至是以君子彊學而力
 誠全德故人信其言○祕曰彊學以多識力行
 行以安道善者導之以仁惡者導之以義雖
 蠻貊之邦珍其貨而後市○珍貨價脩其身而
 亦可行矣

休

後交修身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

日貨珍者價必倍猶如身脩者交必賢謀善

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米曰先成已道然

後接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

兼之於書秘曰慎言榮辱之主慎上交不

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先曰宋吳本有

李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

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理但當順天

人之道理而無所逆秘曰易曰各從其類

朋黨非朋友也好大而不好天矣好高

而不為高不高矣秘曰譬如為山未仰天庭

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觀聖道然後知諸子

人之道彌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

光曰人情莫不好大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

若仰觀聖人之道則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

易子卷三

一六

善不明用心不剛傳克爾明悟剛為剛正○

秘曰休舒明而且剛故能爾傳誰也或問仁

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秘曰可安處義路也秘曰

可以禮服也秘曰可飾身智燭也秘曰可照物信符也

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秘曰可以合契處宅由路

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重斯得矣秘曰發

道有者哉秘曰謂夫有者而不至者

語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當以仲

已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無仲尼

秘曰生民已來一人而已○先曰曰率馬以

馬不亦可乎秘曰治已以道當以仲尼之道

止先曰高山仰止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

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

凡之道深遠不可彊學○成曰喬喬當為驕

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

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蓋大大刺襄公無德而求諸侯猶大田無入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論故引是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尼猶大田黃莠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也故徒思遠人忉忉者也遠人指仲尼○秘曰圃讀如甫喬讀如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出而少功徒使莠驕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忉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光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曰有光月有明曰此言仲尼雖没而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三而光明在焉○秘曰日月在此光明甚邇

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否則盲朦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視以三年日月之變而心自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絕矣遂至榮枯莘沈真行而已矣○秘曰三者用數光曰朦榮魂曠枯精莘曠沈○李孰也○光音音蒙

植索塗真行而已矣
 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也
 也
 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

易子卷三

至於索塗具行而已矣。○祕曰熒光也。熒魂
 神光精萃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柳未元云
 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
 久曠則沈。於是杖地而求路。真真然行
 矣。張晏云。莩者葭之白皮。埴地也。○光曰
 它歷切。挑也。填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
 人然後能立。猶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
 或脩身而不由聖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
 見日月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
 為棄日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
 重言重行。重貌重好。重行重貌重好。重
 重貌重好。○光曰。宋果本言重行重貌重好。重
 今從本本行下孟及下可以意求。

則招淫也。咸曰嗜其邪。禮多儀。威儀也。或曰日
 具不食肉。肉必乾。日具不飲酒。酒必酸。質主
 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平曰實無華則野。華
 無實則史。○史音古。或作賈。○咸曰論語云質
 宜如史字音古非也。○祕曰野謂朴野。史謂
 文勝其質。○光曰本本史作賈音古音義曰

賈人街鬻過實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

然從吳宋本今從吳宋本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咸曰山雌之肥由

君子之樂由其守道遇時之貴○光曰言山

意也喻君子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咸曰

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甚奢矣何以不改其

樂○光曰曰臞瘠也簞瓢之臞何以不改其

閭閻在上簞瓢粹茹亦山雌也何其臞粹謂

以手粹茹茹也○祕曰邦有道富且貴樂也

之樂顏氏德也力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

樂德盛也○祕曰烏獲秦之力士千或問犁

牛之鞞與玄駢之鞞有以異乎咸曰犁牛雜

也駢赤也鞞皮亦猶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

之色與黑赤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祕曰

犁雜色玄駢也駢赤也皮去毛曰同咸曰

為牛一也故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既為牛

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駢而不用犁也○祕曰

祭祀之牲取駢駢而何不用犁也語曰犁牛

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光曰
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貌之
禮曰將致孝平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孝曰致

廟山川貴純色也如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

而不敢用犂也如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

犂未犂也之誤也夫晏饗之牛羊不毛雖雜

色可矣故犂與不犂皆用之○罷曰如為賓

客師旅之牲安問色之雜不雜也罷以禮罷

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光曰割苦

主切○惡哀都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

為若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為眾人○

則何必有德者○子問聖人成曰魯人羊惠矣

其好問仲尼也仲尼○秘曰若哀公問儒服

儒行定公問君使臣臣事曰魯未能好問仲
君之類○光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
凡故也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

魯不用其言非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
好而問之也○

矣或謂咸曰自平王東遷周衰劇矣故仲尼

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
但能使魯作東周不亦易乎曰不然也孔子
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言當復與
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仲尼但能作平
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
則魯亦可下尊樹王室復與西周之盛於東周

易一三三

三

之地爾豈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或問人者宜辨之。先曰興周道於東方。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

引諸門乎。秘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謂孔子之門。光曰宋本門作問今從李吳

本曰在夷貉則引之。知禮鄭衛之音使人不知樂禮樂之不在存。倚門牆則塵之。成曰塵去

非同貫不亦甚乎感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

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

嫌乎又問自此已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

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

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其麓迹一

以貫之應近而已。光曰貉母百切言夷貉

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

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

轉上爲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秘曰上

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爲諸子也。光

曰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

人之正道今乃絃劍衛誦韓莊聖道未成而

更於邪僻。聖人耳不順乎非之聽口不隸乎

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隸習。秘曰無聽

善不是無言不善隸習也言不俟習。光曰

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

至切言賢者無擇焉觸情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貪

富貴不義而生志賢者曰義行義以

在苟求富貴貪生而已志賢者曰義達其道

所以宜仁而適道者也者聖人曰神德行

而巳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益於德

謂一執神而固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聖人

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

平賢人則見衆人不能必有以殊於衆觀平

聖人者宗之賢人之道衆人日用之光曰

天地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巳從賢人好

巳正聖人好巳師曰巳師為巳之師也天下

有三檢先曰檢猶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為

安利者不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所

備於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觸情

先曰不性其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禮者

人之所履義者人之所宜先由於獨智入

日宋吳本人作自今從李本先由於獨智入

賢

自聖門運明上智也。○光曰：生而知之，獨或

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福者百順之名。○光曰：提福也。

曰：提是支社奚。曰：其為中也弘深也。弘深敦

也。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提身矣。肅敬也。括

法也。○秘曰：心志廣深而儀形肅括。斯士之

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

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大惡也。○秘曰：悔

吝生乎分元愾大惡也。○光曰：愾徒對切慎

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慙行不違理，故形不

耻。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秘曰：言

猶畏憚之。○光曰：人之言行無可慙耻。雖聖人

者是全德之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憚焉。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言卷二

此本註明有... 揚子卷三...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問道篇

咸曰身平克脩道乃

茫茫大道

咸曰大道統言

昔在聖考

統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說

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刪詩書之義故篇中皆

注獨指伏羲畫卦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
 以解之不亦謬乎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
 得中然後利見○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
 得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庶幾者惟顏子
 而已今言失中不及者猶師也過商也不及
 之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注
 以二五解之甚非類矣彼二五者言一時居
 位安危之象此統稱中庸之理相去異焉學
 者辨之○祕曰太道芒芒然惟聖人考之遂
 明大中之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
 中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孔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不可為罔咸曰中而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光曰姦謂侵壞罔謂
 誣罔異問道
 夷曠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木甲自然之
 道○先曰尊道德
 禮樂黜老莊申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無所不通注謂萬
 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祕曰道貫三
 才合仁與義而或曰可以適他與以通中國
 言之無不通也
 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
 咸曰他猶邪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無不
 通亦可以通邪曲之方曰適堯舜文王者為

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

或問道光曰宋吳本無曰道若塗若川車航

混混不捨晝夜來交通○咸曰上答以正而

航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雜說亦可適於聖

聖也今下無答文者蓋鄙其不論教故不對

之也法言諸如此類者數雖問答皆出於子

雲然其立事垂制理當為之然也或曰焉得

學者辨之注殊不明其旨何以哉或曰焉得

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因形以取譬

道而不答故曰而復請之以為安得直道而

從之也○祕曰譬如塗川皆曲而車航不捨

晝夜何所擇得曰塗雖曲而通者真則由諸

由之可也猶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

之道亦可也故揚墨歸儒受之而已莊周申

韓漸諸篇則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

乎大解曲道歸正之義○咸曰上既止答以

謂曲事可通聖道乎今下無答文者亦鄙其

問之失而不可對之也夫聖人無不正也安有

曲事而能通之哉注惜其旨以謂大解曲道

歸正之義深失之矣○祕曰或人喻其旨也

事謂異端之事○光曰音義曰不復本焉得

直道及事雖曲上皆無或曰二字今從李宋

吳本揚子設為或人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

意寢以結上意耳

不可無之於一身。○夫道以導之。○

必歸之。○光曰：義以宜之。○

仁者人道之常。○義以宜之。○

骨豐之。○時保其體。○則天也。○

也。○自然不可增損。○合則渾。○

言言之則渾。○而為一。○隨一人而兼統四體者。○

事言之則散。○而為五。○一人而兼統四體者。○

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入五美備則混。○

統仁義禮德。○故謂之道。○人統四體。○故謂之人。○

私言也。○其不全哉。○光曰：闕一則不成。○

問德表。○祕曰：問德之的。○然為天下表者。○

外者。○曰：莫知作上作下。○樂為下。○之。○

何如。○曰：莫知作上作下。○樂為下。○之。○

非也。○作脩也。○君聖而脩之於上。○臣忠而脩之於下。○

於下。○故上下交脩。○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

德之標準也。○祕曰：德足乎已。○如乎民。○天下

有道。○比屋可封。○豈有的然作之於上。○作之於下。○

下而莫知。○請問莫知。○祕曰：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

其制也。○祕曰：德既然矣。○請問禮。○光曰：禮。○

宋吳本皆作請問禮。○莫知音義。○曰：禾復本作

請問莫知。○今從之。○或者以為治。○曰：行禮於彼。○

易子卷三

曰

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

由之不可使知之威儀三千不可盡詳哉故

禮不下庶人蓋上既行而下能效則民得之

矣何制之知焉○松曰禮亦然○光曰德者

得也自有德者行禮於上而民各得其所於下

人自為善豈知邪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松曰何

治化之所自邪或曰或者以為○松曰禮體也人而

而專任德○光曰或者以為禮體也人而

曷若專脩德安用繁文之禮曰禮體也人而

無禮焉以為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為人無禮

非人也何由為德○光或問天曰吾於天歟

曰言禮者德之體也或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

且無為之為矣或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

澤說而萬物生焉或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

衆形而不為巧曰彫刻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

而彫之焉得九而給諸或曰言萬彙紛錯得

何力能給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

然猶未離道也故有取耳○光曰虛靜謙柔

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

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千

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

爾者不得已之為教也○松曰聖人以仁義

爾者不得已之為教也○松曰聖人以仁義

禮俱道也。老子以仁義禮別為一端。以至崇道德。薄仁義。非禮學。故無取焉耳。揚子言老子者。皆據虛無二篇而言也。嘗試之家語。稽孔子問禮於老聃。是與聖人之道同也。故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藏羣廟之主。取羣廟之主。以從迎。四廟之主。出入必蹀之類。老聃云。又稱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速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速日而舍。之類。皆曰。吾聞諸老聃云。此誠學禮之效也。觀此二章。老子所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豈老子所為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內景之類。亦曰老氏之作也。言胎食之術。文辭淺近。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豈非道家為之名歟。昔崔浩嘗讀莊老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綺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

從手擲也。漢書云。以博局提果。太子之吾焉。開

明哉。禮學則吾道馨矣。惟聖人為可以開明。

佗則其開發。咸曰。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

爾他則愈蒙闇矣。它指莊列之類。○祕曰。吾

道可以開明哉。惟聞聖人之言。為可開明。若

諸子。它道無所聞焉。岑耳也。岑耳。徒有其

名。而無聆聞之實。郭璞云。岑耳。形似耳。叢性

如盤。○光曰。開啓明白。大哉聖人言之至也。

開之廓然見四海。○祕曰。聖人言

丙丙

觀牆之裏不開聖卷論無所見。祕曰自其

本開作圍今從本本音義曰圍聖人之言似

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

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也安而久

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堯

咸曰五禮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信治

天下而捨是雖黃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堯

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或曰太

之世聖人惡之祕曰惡其與禽獸同是以法

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敘上下

而周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法制始於伏

造書契至於唐堯而煥乎其有文章匪伏匪

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禮所謂猩猩鸚鵡

禮所謂猩猩鸚鵡

比北之記

能言夫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
 聖人獨取義而下○祕曰哨哨不正貌由伏
 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定道也或問八
 禮曰枉矢哨壺○光曰哨七笑反
 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光曰八荒之禮曰蠻
 曰言八方之俗各有禮樂曰殷之以中國
 人人是其所習果誰為是
 也中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孰為中國○偏僻未知誰為居中國曰五政
 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
 五帝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
 之下為天地之中今上注引是義此注引土
 圭測影夫土圭者周公之法也宜為是○祕
 曰五常之政之所加五穀桑麻之政之所養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過此而往人也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過此而往人也
 哉○是○咸曰正文但論華夷之禮樂爾註引
 諸子非其肯焉○祕曰八荒之外聖王以禽
 獸畜之○光曰言夷狄無異禽獸其所謂禮
 樂者安○聖人之治天下也○磻諸以禮樂
 足取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磻諸以禮樂
 曰磻止也○無則禽異則貉○祕曰左在堯離與
 止以為準○禮樂則禽異○禮樂則貉
 禮樂則禽異○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
 禮樂則貉

易子卷三

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

見天常祕曰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

秦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為人之由禮樂也意著

吳祕曰帝王之道善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

于筆舌光曰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智

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苦而言也

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廢矣

成曰用謂任用之益謂尊益之夫智者無不

知也用之益之則惟變所適出奇無窮故姜

牙與於周而退於齊伯霸於越而歸於陶

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弗用弗益之則囊

括而祕退藏於密故顏守一瓢而道彌光孟

也○祕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

智無一贅之虧矣○先曰不贅虧不蓋衍字

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

皆主於自然不可彊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

則因而導之爾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

之則虧矣孟子曰所為惡夫智者為其鑿也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知曰深

之所為則禮無不在已子曰制度在禮文為

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先曰器械舟車宮室

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

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

也故曰或問大聲孰為大聲曰非雷非霆隱

易子云三

三

隱眩眩久而愈盈戶諸聖戶主也雷霆之聲

傳無窮○光曰宋吳本眩作眩或問道有因

無因乎道貴因循曰可則因否則革因雖

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主之事世相反而其

道一也○秘曰隨時制宜○先曰前人所以為

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

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

能因天下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

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

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

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或問無為曰

古時之失耳時不失道又何為哉

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坐

拱而視天民之阜也成曰阜盛也無為矣秘曰

也垂衣拱手視天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

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者成

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

耳自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

為太古下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今不見不聞使之純一

絕滅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

禮樂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自而節之

能聞是以聖人配地作禮以養其聽如視不禮聽不

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始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未由也曰新

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或問新

安可得哉則襲之敝則損益之

成曰新猶初革命之始也則襲之

際也夫革命之際觀可以變故曰損益之或問

襲之守成之際觀可以變故曰損益之或問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或問

之隆則因而襲之或問

爾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

德太古德懷不禮懷

言太古之人未有禮惟懷

言太古之人未有禮惟懷

言太古之人未有禮惟懷

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曰嬰犢乎。

難無禮也。○成曰：言今若亡禮，人皆嬰犢矣。可乎。○成曰：人殊禽獸，豈皆嬰犢乎。嬰犢，畜類乃母，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懷而巳。

未若父母之壹也。○成曰：言今或去禮，則人獨知母而不知父，皆如駒犢矣。故兼知父母，禮可備也。○成曰：懷，父母乃愛敬之道。豈直以德而不禮，是與其嬰犢之懷曷。狙詐之家，若夫人父母之懷之美也。懿美也。狙詐之家，成曰：狙，猿也。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有

也。狙詐之家，猶言巧詐之家。揚子惡世尚詐，欲排斥之，故為之言。○成曰：狙，詐兵法權謀家流也。狙善詐，故以為名。猶狐疑猶豫之類。○光曰：狙，七余。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

切。又千預切。○成曰：言我用巧詐之計，可以不戰而棄舜也。○成曰：言兵屈敗雖棄舜亦然。矜之辭也。○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亦能不戰而服人。與棄舜之道何異。曰：不戰而屈人兵，棄舜也。○成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棄舜之為乎。○成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棄舜乎。○成曰：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成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棄舜之為乎。○成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棄舜乎。○成曰：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成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棄舜之為乎。○成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棄舜乎。○成曰：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成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棄舜之為乎。○成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棄舜乎。○成曰：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成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棄舜之為乎。○成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棄舜乎。○成曰：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成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棄舜之為乎。○成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棄舜乎。○成曰：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成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棄舜之為乎。○成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棄舜乎。○成曰：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成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棄舜之為乎。○成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棄舜乎。○成曰：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成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棄舜之為乎。○成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棄舜乎。○成曰：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成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棄舜之為乎。○成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棄舜乎。○成曰：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成曰：言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棄舜之為乎。○成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棄舜乎。○成曰：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賈石者其狙詐乎咸曰銜言其玉而賈售以

也○光曰銜音縣賈音古或問狙詐與亡孰

愈也光曰言不用狙詐則亡國如陳餘

曰亡愈詐不若亡國猶勝也深疾狙詐之辭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咸曰子指揚子也言

軍無狙詐之人將使誰也以軍師必尚奇勝

將子亮切下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可以意求咸曰得其道猶言全七德合軍志之類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能臣亂世之為雄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

已矣咸曰脩德任賢則舞干兩階而三苗格

日駕御權謀亦須有道或問威震諸侯須

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咸曰言將征伐

資狙詐其可亡乎光曰言立威必須征伐

征伐必須狙詐奈何云寧忘國而不為狙詐

乎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

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咸曰當以德

若三或曰無徂詐將何以征乎咸曰言征伐

○秘曰若三王曰縱不得征不有司馬法

者亦皆有征伐咸曰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

乎何必徂詐乎周禮司馬之法何必詐哉

祕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

不征當用是法何必徂詐哉○光曰司馬法

齊人所述古兵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秘曰

法近正道者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若何牛

羊之用人也以刀組故曰不仁之至也○秘

曰不教而殺若牛羊用刑瓜里樓寅不樓

月也與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咸曰

臘獵也久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蠖

天蠖也蟻應劭云蚯蚓也呂氏春秋曰南呂

之月蟄虫入穴故蠖蟄至是絕矣夫以申韓

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

其趨死猶狐狸蠖蟄不過乎臆臘之候或曰

矣○光曰蠖蟄皆落侯切蠖餘忍切

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咸曰砥磨石也

不亦可乎韓行法以救亂如刀砥亦所以利

之也○秘曰民不遵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

可乎當為鈇砥所以礪鋒者也筆之有鋒

故喻云○光曰宋本鈇作鈇救淹巨淹二切

今從李果本鈇息廉切古以木為筆或者亦

今從李果本鈇息廉切古以木為筆或者亦

可砥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殺民亦猶刀之

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法

而加諸人○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法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

矣亦化之自然○曰刑名非正道則其令民也何

必刑名圍其擊劔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曰何

言雖鄙技皆可自然而非正道之為君子取

者皆謂之道則圍其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

制是亦自然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

作姦道曰非也言刑名猶圍其擊劔雖亦自

然然非正道之法故此文以正道示之大者

大道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

注乃別為一段以聖人諸子釋之非矣○

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

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禮樂

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曰禮樂可以

易一六三

下五

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法而治揚子以為不

可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周之道德仁

義詩書禮如申韓如申韓成曰再言者疾之
樂為之法如申韓如申韓其甚也○祕曰法者
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如申韓周申
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為法莊周申

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
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
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成曰或曰莊周

有取乎曰少欲周當戰國之益焉○成曰言莊
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
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

取乎曰自持之術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
言然其本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
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

取耳○祕曰術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
正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
儉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術無知於天地之

間雖隣不覿也○祕曰罔無也夫君君臣上下父
老子滅絕禮學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

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
義也○行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

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
與親隣亦不欲見之
矣○光曰罔誣也
月宮林付滴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揚子卷三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問神篇咸曰既哲乎道可窮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光曰惚恍無事繫諸道

德仁義禮緯於萬方而並有歸趣事繫諸聖

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誤問神

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

或問神曰心咸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

速不行而至心主於神青聞之成曰未論心

光曰物之神者莫如心請問之音曰潛天而天

義曰天復本請聞之今從之音曰潛天而天

光曰潛深也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咸曰

心於天而知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咸曰

日潛心於地則知地光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

乎咸曰言世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

近事理之淺安故問管心于聖咸曰問可以

道曰昔仲尼於文王矣達之咸曰文王

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讚之又曰文王既歿

文不在茲乎是達也初曰文王作易繫辭

以盡天人之幾孔子五十五以學顏淵亦潛心

易而作十翼無不通也達通也顏淵亦潛心

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其殆庶幾咸曰聞

子謂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一聞

易子卷四

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天神天明照

知四方天以神光明燭幽明照曜四方人以

神運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

日月考校同異搜暢精義剛健中正純粹精

形萬物而各從其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

也精粹經緯萬方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

捨則亡存捨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

義光大秘曰在天地為神在能常操而存

入為心潛與不潛操捨而已聖人操心

至其神也所以存神道無不至光曰索

山責切至者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

事之極致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

順事而無逆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

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

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秘曰惟神也成天下

者也光曰大順謂上下各安其分太利謂萬

物各得其所天者不為而自成人者為之然

隙皆聖人神心之所為也龍蟠于泥蜿其肆

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蜿不知龍

○成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升蜿其肆矣

一云毒蛇也肆區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蜿同

易子卷四

區也。○秘曰與玩蛇同肆。○光曰玩音元肆者肆志以凌也。或曰肆當作肆肆音也。曰

玩之也。○秘曰聖人在蒙與衆人同列。衆人豈知聖人之志歟。○光曰惡音鳥君子之志高深遠

大。小人固不。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成曰疑其得而不知也。○秘曰飛天。○光曰言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

君。子。必。欲。居。大。位。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未。可。而。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

可得而制也歟。○成曰言龍之且潛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

矣。○秘曰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形。安。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

光曰宋朱本妄作忘今從李本音義曰非義不妄食故不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姜里曰

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當為干字之屬。○成曰手

易子卷四

四

矣安可謂之不手哉。○祕曰手持也執也文
王事不道之紂雖以非禮見曰終不能執而
戮之所以為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劍而叱之
○光曰音義曰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
謂為人所提攜指使枉已之道而隨人左右也
或曰經可損益與曰

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祕曰

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正
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彰可謂益矣
今云文王六十四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
據司馬遷而言也

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
○祕曰因舊文作序例刪定筆削皆成於仲

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
人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
亦可知也如孔伋孟軻之流○祕曰故道非
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不
子也應時而造若三代之禮樂著損益可知
也○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
樂刑也或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咸曰易損
政也或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咸曰易損
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蠢愚之人皆知至書
闕之也○光曰蠢書容丑江刃用三切至書
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十九故曰過半
○祕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
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僅存者二十九篇得

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而習者莫知其
義○光曰漢世儒者不知書本有百篇故孔
臧與從弟安國書曰今學者唯聞尚書惜乎
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然也

昔序之不如易也之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
者非損失之蓋著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
秦火遺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
而尚○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谷之以
下○文○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谷之以
亡○不可復知序易存六十四之次○或亡
即○可推而知之是序書不如序易○光曰序
謂篇之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者蓋著數

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光曰如書序雖孔
子亦未如之何矣亡則雖聖有所不得○成
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
之何言不敢虛詐而補之○補曰彼易卦皆
有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
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故孔
子亦未如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叙以而酒誥
之何也

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
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
猶俄而空之今漸亡○補曰秦皇燔書漢興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酒誥脫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無亡脫
蓋古文獨存○光曰空苦真切音義曰空缺
也

虞夏之書渾渾爾渾渾也言虞夏尚有唐風

也

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

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曠師曠默默審於樂

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

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狄牙之甘美能

使喊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不能齊食者

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眠而行者必須

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

曠也知樂者也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狄牙

易牙也知味者也大戴禮曰失管仲任堅刀

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為君主味光曰咸呼

覽呼蹶下漸三切狄儀狄造酒者牙易牙瞽

曠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

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君子之言幽必有

驗乎明咸曰猶易極之精義而見于行事遠

必有驗乎近咸曰有大雅之德及黎庶而本

驗益大必有驗乎小咸曰猶二南獲瑞而由

地之動驗微必有驗乎著咸曰有春秋之推

冰至而驗履霜堅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矣

乎不矣不可考驗於今者所謂無稽之言也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難乎

易子卷四

為君子也。先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日難以明道。發言成教。肆筆成典。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

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成日有所發明。如白。江河所滌。浩浩如洪流。誰能禦之。

面相之辭相適。成日。向相。猶面。對適。往也。言。

適也。亦捺中心之所欲。成日。捺。引也。先日。

通諸人之嚙嚙者莫如言。祕日。嚙嚙猶憤憤也。

天下之事訖久明遠著古昔之嚙嚙傳千里。

之恣恣者莫如書。成日。書謂書畫之。

書。嚙嚙猶喋喋。文恣恣猶勉勉。言書畫者所以。

著古人喋喋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祕。

日。嚙嚙不可知也。恣恣自疆勉也。古昔難知。

之迹。書以著焉。所以記久也。千里自勉之行。

子小人勉為小人也。光日。嚙呼昆切。恣武。

切。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書發成言。畫紙成。

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祕日。畫猶圖畫。聲。

言焉。畫焉。是以似之。光日。觀書斷可識也。聲。

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光日。見賢遍切。聲。

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成曰君子所

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動情者道小

渾若川渾渾洪流也○秘曰順則便逆則否

者其惟川乎秘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

行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

之不若成曰言不能曲傳以圖用如范叔蔡

王而為相蔡澤燕人也說范睢而代睢為相

言孔子不如光曰不如范睢蔡澤能偶合

世俗以曰聖人者范蔡平成曰言聖人肯

范蔡其如聖人秦為相號應侯蔡澤燕人說

應侯卒代其位為綱成君二子皆以詭術居

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光曰仲尼者為范蔡

之行則亦為小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

人安得為聖秘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

與曷其雜也言太史公司馬談遷之父也著

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而雜也

雖多知皆

歸于正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

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流百家雜語曰雜乎雜秘曰唯其不純所以

之術遷序九曰雜乎雜秘曰唯其不純所以

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

也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也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也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也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也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也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也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也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也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也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也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

書不經多贅矣動而愈僞成曰贅疾乃

不由乎經典為道之蠹亦多矣夫書畫與言

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

身之有贅然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揚子曰

贅附肉也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象比

著大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象比

生三取其三數故有二方三生九故有九州

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

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贊一節七百

二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鍾

律星斗五行咸著焉今或以為孔子述而

不作疑太玄不常作故問之松曰孔子述

而不作太玄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言昔老彭

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

矣然何嘗作書乎成曰當孔子之世周室

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

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刪詩書定
禮樂約史記而修春秋復與諸侯門人更議
典制然後各得其所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
何須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
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皆
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為諸儒討正故
無古事可述而屈身奉朝自非作書著成一
家則何以明其道哉松曰以為經莫大於
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
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
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
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顛項歷焉此其事

則述也作一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
一篇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
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所作
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育而

不苗者吾家之童馬乎
童馬九齡而與我玄爻
童馬九齡而與揚子論玄
育而不苗
九齡而與我玄爻
與仲尼言易

童馬九齡而與揚子論玄
或曰玄何為
歸○光曰與余茹切與知之
或曰玄何為
歸○光曰與余茹切與知之

孰不為仁孰不為義
孰不為仁孰不為義
純則巧偽息雜則女姦邪生
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
用然其肯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
為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
吉凶之來善惡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
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
豈非義乎○秘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
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今玄准之故曰為仁義夫人道則然且
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劇玄道也玄之
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
易為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
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
歷數所以為准易也曆數者天之道也自一
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光

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
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
用然其肯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
為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
吉凶之來善惡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
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
豈非義乎○秘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
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今玄准之故曰為仁義夫人道則然且
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劇玄道也玄之
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
易為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
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
歷數所以為准易也曆數者天之道也自一
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光

曰則象天地以為人或問經之艱易光曰易紀異術無從而入

曰存亡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咸曰請益

○祕曰若孔子在三三亡則艱咸曰思益各異

千之徒並授其義光曰漢故艱○祕曰若

七十子喪而太義垂○光曰人當作文字之亦未

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

通易悉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祕曰春

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矣光曰聞

如樂弛雖札未如之何矣聲詩家已廢二雖

札亦不如周之禮樂無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

者習之固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無難矣

以為難矣祕曰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

訕笑二代之禮樂屏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亦

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

矣在位而無輔○光曰秦以諸侯之禮籍獨

取其尊君抑臣者極之是衣而不裳也而

而不衣未知其可也祕曰權在臣衣裳其順

矣乎興皆是物也○祕曰上衣下裳太順之

易子卷四

十一

道○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或問文曰訓
 之際雖不失尊嚴而和樂存焉
 訓順也○咸曰言問武曰克克能○咸曰言
 如五經可垂訓者
 光曰克未達論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
 勝也
 日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文之勝已之私
 訓也○光曰經緯天地綱紀四方勝已之私
 之謂克惟公亮也○秘曰弔民伐罪與天下
 難勝已之私以從於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
 道則人無不勝矣
 其德乎○咸曰所為無敢禦者故曰或曰知德
 者惟何其光○秘曰知德者蓋寡安得曰我知
 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咸曰所以
 顏淵不改其樂也○秘曰為而不息其光愈
 大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咸曰君子之不
 獨何必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
 知何也蓋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
 卿可幾也○咸曰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
 義猶王孫賈觀仲尼媚於竈也○秘曰幾近
 也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
 光曰幾音機日君子德名為幾○秘曰以德近
 下同幾異也
 子所異者德
 成而名顯耳
 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

惡乎成名秘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閔趙敬肅

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光曰惡音烏信

四王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谷

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

千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夫逐物自得而已矣慨

能求已以絕偽秘曰子真隱居以德有名

豈其附勢於名卿哉阿平二年王鳳聘子真

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官記漢鄭朴字子真

真光曰李宋果本震作振今從漢書或問

入曰難知也任人莊周亦曰厚貌深情光

且與日本難作艱曰焉難未論其難曰太山之

日豔魚綺切怪徒結切垓蟻壤大聖之與大

也言才德之大小著明者易知大聖之與大

佞難也難明威曰夫太聖之道廣若天地

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

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形響人罕察識

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

者也。○光曰：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果本或見玉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

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德也。論天地人經是

曰：善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德也。不為過愆。可採取也。○秘曰：衍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

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本親之施是歸節儉莊周矯浮燥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

地人之常道者，所謂愆也。○光曰：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矯浮燥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

德也。否則皆過言也。○光曰：問莊何以愆語君子不出諸口，咸曰：耻言之也。○秘曰：未嘗言

語，君子所。揚子法言卷第四

新纂前目五言揚子注言卷五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問明篇窮神知化是謂明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咸曰：明哲之人，逆見遜

于不虞。○秘曰：遜，順也。不虞，非理也。以保天命。○咸曰：猶不度也。遜，順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不度之辰，遜可捨乎。揚子之屈身莽庭，亦有謂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光曰：李

亦曰：日常行遜，順以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旁

亦有謂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光曰：李

揚子卷五

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

墜失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為明也

或問明曰微者也夫微研幾極深規於未兆

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成曰未論微義疑不

小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豈亂哉詩亂也

光曰諄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聰人

極之美也松曰堯曰聰明文思舜曰聞之

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為堯為舜匹夫不聰

無主也才不明實無目也看耳目與無同也

忠邪雖有耳自何異聾聾敢問大聰明既知

微義復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

問大者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

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自高則無所

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德義之經聖人

之道下其耳則聽勿堯之言負薪之說成

曰取取猶杳而冥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夫天聽之卑而及于民則耳可謂下矣故

揚子卷五

三

天之聰明也。目高所以或問小每知之可謂見遠耳下所以聽卑。

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

少矣。巧歷所每知之是謂師乎。多每大知之

豈皆師之貴也。知大知也。者大知聖人之教

○光曰知天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

故不貴也。○光曰相雞狗孟子疾過我門而

不入我室。○光曰過或曰亦有疾乎。○光曰問揚

惡曰。據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貲實

篇與法言為教一也。但無太玄爾註以華為

賦實亦為法言。恐非其意。○秘曰孟子與子

雲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

言易而子雲准易。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

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曰。據我華

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子之時。九言仁義

時君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

謂小知浮淺之人不能窮微探本。或謂仲尼

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行教蓋天勞之

其病夫。○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

汲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因病矣。莊列之

此論如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

易卷之五

三

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夫天
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光曰天日
行下周踰一度未嘗休息何病乎天樂天
咸曰所以歷聘不暇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則
自然樂其道矣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則
樂之自然樂其道矣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
言凡鳥獸之不可得而鳳麟亦猶凡夫不可
強通聖人之道光曰言鳥獸不可疑夫騏驎之馬亦騏
為鳳麟猶庸人不可為聖曰羣鳥之於鳳
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殊別豈羣人之於

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並
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及或曰
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盡去諸
祕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
行何不去之光曰去在苟切言俗儒雖讀
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曰甚矣子之不達

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
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
聞矣阮猶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光曰李
本阮作抗五官切今從宋吳本言俗儒雖不
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
亡也若惡其無實而遂去阮秦者非斯乎投

之則與秦之阮儒何異哉阮秦者非斯乎投

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

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

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

諸火斯也非惟陷之復投於火以滅之也此

猶仲尼不去其羊以存告朔之禮○祕曰阮

○光曰斯此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阮於秦者

亦以聖讀庸行好橫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

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或問人何尚曰

尚智不行易曰智崇禮卑曰多以智殺身者

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成曰洪

矣成曰謨謀也臯陶為士與帝舜謀其箕子

以其智為武王陳共範殺身者遠矣成曰洪

或劣諸子貢子禽皆有是言陳子貢辭而精

之然後廓如也精明○成曰論語云叔孫武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

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恭

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

於戲光曰宋果本作烏呼今從李觀書者違

易子卷五

五

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慎哉成曰言無慎於子

光曰李本慎作盛屬下章今從宋本違子

真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

可及遂從而非之此成湯不承也文王淵

觀書者所宜慎也

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不乎成曰由

王天下○秘曰由小國而成王革夏以天不

業孟子曰湯以七十里不天也

亦承乎成曰順天應入○秘曰革夏命以淵

深研文王曰問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成曰浸漸也懿美

武王卒成大勳光大也○問命修短之命曰

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秘曰天命壽人爲

不爲命成曰夫可爲請問人爲謂之人爲

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成曰因善而

生持因惡而死亡暴虎憑河之類非命也人

爲之○秘曰育之則存棄之則亡殘之則死

釋之則生○命不可避也○秘曰天之降年有永

易子卷五

六

何也語曰冉伯牛有疾○光曰言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也何曰以其無避也○成曰言顏淵冉牛皆早亡也所謂天命不可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

招死命乎命乎巖牆之下以徵病招死此自為之豈所謂命乎故禮不登高不臨深者也○秘曰處乎危嶮動為病之徵行為死之招

豈曰命乎孟子曰巖牆欲危欲崩之牆也○吉人凶其吉○光曰楚莊王以無災為懼

凶其吉○光曰巖牆欲危欲崩之牆也○吉人凶其吉○光曰楚莊王以無災為懼

將亡災異並至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辰乎辰○成曰辰日辰亦時也○辰日辰亦時也○君

曷來之遲去之速也○秘曰言時之難會也君

子竟諸子無所競必及時也○秘曰君諤言

敗俗○光曰李宋吳本諤皆作譚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譚音下妄言也○咸曰譚邪也音義曰天言者不知而作惑亂後生故敗俗也諤言敗則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秘曰諤言

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檀弓曰。細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容取安也。○光

曰。姑且息休也。寡。君子謹於言。○法不言。慎於

安。鳩毒故敗德。子。曰。上好之。亟於時。○安易曰。君子進德修

女。則民為之。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

業欲及時也。○光曰。亟。紀力切。○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

孔。頑。聵。○初曰。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光

曰。聵。五怪。反言。妄怠。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

之。人天所不能福。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論曰。未之思矣。曰。治則

見。光謂曰。衍字。江。升。真。真。也。人。何。莫。焉。○潛。神

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初。曰。樂。聖。高

邁。小。人。安。能。制。之。○光。曰。故。書。纂。作。纂。音。義

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纂。宋

哀。註。云。纂。取。也。鴻。高。飛。其。冥。雖。弋。人。執。繒。繳

何。所。施。巧。而。取。焉。今。纂。或。鷦。明。蓬。集。食。其。絮

為。慕。誤。也。光。謂。逆。取。曰。纂。鷦。明。蓬。集。食。其。絮

者。矣。蓬。集。者。類。聚。羣。遊。得。其。所。也。鷦。明。非。竹

成。曰。蓬。行。難。也。猶。憚。也。明。當。為。鵬。鷦。明。南。方

神。鳥。似。鳳。也。言。鷦。明。冲。天。而。去。憚。集。於。世。蓋

其。食。潔。而。然。也。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

故。舉。鴻。冥。鷦。絮。以。為。之。擬。爾。夫。鳳。非。竹。實。不

食。非。梧。桐。不。棲。註。以。為。鷦。明。非。竹。實。不。食。又。以

易子卷五

三十一

冲天遠去故下篇亦云鷦明冲天不在六翮

乎此之謂也類聚羣遊而集者常鳥爾安可謂

於翔集蓋非潔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

其祿遯行難也○光曰鷦音集遯良刃切音

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明南方鷦明西方鷦

比方幽昌中央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鷦鷯

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鷦鷯狀如鳳凰

光謂說文明及鵬皆古文鳳字也鳳鳥象

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也

鳥踳踳匪堯之庭踳踳者步趾之威儀也言

庭則不降步也○光曰踳治則見亨龍潛升其

非堯之庭乎○光曰踳七羊切亨龍潛升得正

利之德乎或曰龍何以貞利而亨曰時

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正可而升不亦利乎

得義和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失其所

以嘉之會○秘曰隱以正升或問活身問何

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也或曰童蒙則活何

其身曰明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

乃明哲乎咸曰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何必

生苦莊周論曰君子所以貴而異於童蒙者如庸

身也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

身也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

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咸曰庸愚也

多也言庸愚塞路多而活者此所謂思之

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也

也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

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

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仕葬以太子

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蜀莊沉寘君平蜀人也

而卒言其絜中清矣蜀莊沉寘君平蜀人也

晦迹不仕故曰沉寘光曰三輔決錄曰君

平名遵光謂沉寘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

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沉寘謂

也光曰見賢遍切養諸內久幽而不改其

也也光曰見賢遍切養諸內久幽而不改其

也光曰見賢遍切養諸內久幽而不改其

也光曰見賢遍切養諸內久幽而不改其

也光曰見賢遍切養諸內久幽而不改其

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徒皆有是言未知信

否曰好大者為之也秘曰好大言者顧由無

求於世而已矣秘曰由隱者也無所允哲堯

儻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成曰孟子曰天子

然則舜有天下者天與也堯崩三年之喪畢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由此

言之堯豈先讓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以

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秘曰詢

事考言三載乃命陟位是堯禪舜之重也○

光曰儻與禪同蟬戰切光謂信以堯禪舜之

重為智則必不輕好大累克巢父麗耳不亦

宜乎累刻猶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滋夕以

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不亦宜乎○

七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

洗耳於河濱○光曰宋吳本克靈場之威宜

作刻灑作洗今從李本灑音洗

夜矣乎靈場鬼神之神壇靈壇所以為威可宜

秘曰好大言者顧由無

為此無其實

此耳

允哲堯

成曰孟子曰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

然則舜有天下者天與也堯崩三年之喪畢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由此

言之堯豈先讓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以

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

○秘曰詢

事考言三載乃命陟位是堯禪舜之重也

○光曰儻與禪同蟬戰切光謂信以堯禪舜之

重為智則必不輕

好大累克巢父麗耳不亦

宜乎

○

○

○

○

○

○

○

○

○

○

○

○

○

○

○

○

○

朱鳥，鴈也。翾翾，飛貌。肆，其所止集之肆。非歸其肆，傷時之言也。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是也。○光曰：翾，許綠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祕曰：時能

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祕曰：夫鳥之若哉。○祕曰：君子在治在亂，若鳳或問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朱鳥之謂歟。○祕曰：夫

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說難是也。而西入關，干秦王伏

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始遣非使秦。秦王方欲任用之，而為李斯、姚賈毀害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干秦王伏劍死，未知其據也。○祕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篇，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竟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曰：說難蓋而不能自脫耳。○光曰：說難而不能行，其所以死乎。○祕曰：言非徒知說難而不能行，本無其字。今從李本探人心而曰：君求合則無所不至，適足取死。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

其不合也。咸曰：猶孔孟方枘圓鑿，豈所以憂

何憂之有。○光曰：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

確乎守正不移貌。夫說人以禮義而惟以談說

無所不至矣。○秘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

詭譎無所不，或曰說之不合，非真邪。○咸曰：言

至宜其死也。○秘曰：或曰非謂韓非。○光

說不為非乎。○秘曰：或曰非謂韓非。○光

曰：宋吳本作非。○秘曰：或曰非謂韓非。○光

邪。○秘曰：或曰非謂韓非。○光

遮切。曰：說不由道，憂也。○咸曰：言說人，不以聖

道而不容，則猶仲尼去魯，孟軻舍梁，何憂之

憂。○咸曰：言說人，不以聖

道而不容，則猶仲尼去魯，孟軻舍梁，何憂之

憂。○咸曰：言說人，不以聖

道而不容，則猶仲尼去魯，孟軻舍梁，何憂之

寡見篇。咸曰：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

論次之。○問明

問明

問明

問明

假言周于天地

假遠周徧。○光曰：李、宋、果本。假作遐。今從漢書。光謂假當。

假徧贊于神明

假曰：言幽深弘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絕。經之旨。五。幽弘橫度絕于通言。

咸曰：言幽深弘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絕。去近言始得諸正。○松曰：贊于神明以通其。

幽周于天地以範其弘。縱橫制度絕去。通言。○光曰：橫者言其廣度。猶度絕言其高絕。干。

近言言法。謬寡見。悟淺近之感。○光曰：疾世。人蔽於近小。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通文之視通言之聽。

假則何焉。松曰：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

假皆也。離騷曰：侗規矩而改錯。○光曰：侗。箭彌充。

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主之道滿門。

言此談過也。學先主之道者亦滿門耳。○光曰：言學先主之道者所在滿於師門。不為少。

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補曰：時有策試。選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至矣。所至通文。通言。

○光曰：宋、果本作得已。則至矣。今從李本。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者為已也。為已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外。

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松曰：不為補試而不。

好盡其心於聖人。已於聖人之道者寡哉。

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

人之道也咸曰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松曰入于揚墨

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

見而情愈偽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

從道咸曰美善也猶仲尼夾谷之會屈齊侯

屈同如往也往就賢人謀之如小人謀之不

美也詘道以從人咸曰猶南鞅屈帝王之道

說天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

說事者莫辯乎書尚書可論政事

說體者莫辯乎禮咸曰二帝之德三

說志者莫辯乎

詩始六義發揚其志者備乎詩四說理者莫

辯乎春秋屬辭比事之義理者備乎春秋

捨斯辯亦小矣咸曰捨五經皆

宋果本辯皆作春木之莖乎援我手之鶉乎

辨今從本本春木也然而生譬若孔氏啓道人心有似援

手而進○咸曰莖猶盛也鶉猶美也○秘曰

天氣之春使羣木莖然而盛孔子之道使羣

士翕然而興援我手相與游處之鶉乎而安

之鶉猶言淳也莊子曰聖人鶉居而穀食尸

子曰堯鶉居○光曰李本莖作莖今從宋吳

本○援音爰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咸曰言

雖遠而其人在○秘曰去孔子已五百年

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年

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

八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

十歲言五百歲或曰諛諛者天下皆訟也奚

其存非也何謂若存諛諛爭聲也○光曰李

本訟作訟今從宋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

也久矣者久矣○咸曰曼猶不也亡猶去也

久猶遠也非是為猶徒是為也言諛者徒

是為天下雖去聖人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

揚子卷五

十六

哉○秘曰曼無也今之學者無如曼是為之也

以其去聖逾遠而不能自悞故也○光曰音

義曰曼莫半切曼是為者言無能求其是者

而從之天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說無所

折衷相詬詈之子各識其親○秘曰無他知堯

與爭訟詬詈之子各識其親○秘曰無他知堯

諛之學各習其師○秘曰但然其師而已非師

則爭班固曰安其所習毀

所不見終以自蔽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此學者之大患也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赤子雖識親因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未學雖

習師溺其說而不明道之正然苟能精而益

精之則聖與雜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素

儀而孟皎然自殊○祕曰精是者是精之精

非者非精之各在其中矣○光曰宋果本是

作圖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在方策賢者得

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

粹美若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或

曰良王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璣

璠不作器五器卒乃復周禮曰玉作六器以

禮天地四方○光曰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無訓解故。○光曰：李本。今之學也，非獨為之。

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繁，悅惡在老不老也。

帶也。悅，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

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

易曉。○秘曰：鑿大帶也。悅，佩巾也。所以備物

而為飾也。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所以易也。

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繁，悅其文

彌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班固

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

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二十

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

不思考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

說破壞，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

至新論，蓋憐說曰：推紀，說典，論自，兩將，以

音盤，悅音稅，惡音烏，肇悅已，是外飾又從而

初子卷二

二十八

華多實少。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

故欲約也。曰：可約解科，使得其義，直不失其科

條。○秘曰：可以約解科之章。或曰：君子聽聲

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但亦聽爾。荒乎淫，佛乎正

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也。沉，溺也。學記

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

音乎。○光曰：樂音洛。博奕，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成曰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禮待之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奕乎成曰謂君子言禮之處

或曰不有博奕者乎外豈無博奕之事乎

論語有之曰為之猶賢於已爾謂待君子也

○成曰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

去解之侍君子者賢於已乎成曰賢猶勝也

於下無所用心而已乎爾夫侍君子亦止勝於

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論之耳今侍君子豈賢乎已於博君子不可

得而侍也逢也侍君子晦斯先室斯通

塞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

成曰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之有

此諸益豈特勝於無所用心而已哉光曰

宋果本有作鳥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成曰鳥

問明篇光曰明亦當作明拔而傳尸鳩其累

矣夫拔鷦明之翼以傳尸鳩不能冲天適足

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

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

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道家流以無為無

事為自然不知有為有事亦自然也徂往也

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

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

何以加諸固此乃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

在險昔二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

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

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

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常以德

為主則太公望何以加之光曰李本作

使起之用兵今從宋吳本惜起之用兵多尚

徂詐不能或問周寶九鼎寶乎秘曰即禹貢

之鼎成王定干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

郊有德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秘曰人君

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女回強齊柏晉文已

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柏晉文已

下至於秦無其無觀已徒無道相文之事者

易子卷

十一

故此言其與秦皆無所可觀也。○祕曰：一霸而後至于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光曰：言皆尚詐力，不以或曰：秦無觀其道而得之，雖強大無足觀也。奚其兼咸曰：言秦無以可觀，則何以能兼有天下。曰：所謂觀觀德也。咸曰：言所謂可觀者，觀其德，爾秦何德之有。如觀兵開闢以來未嘗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兼，以詐篡而篡之，由而注兼，王莽亦猶蛇足矣。且云莽以詐篡，不以道，夫豈有以道篡人哉。甚非謂焉。此伏尸百萬，流血標櫓，兵之盛也。○光曰：或

問魯用德而肖何也。

魯國常為齊楚所侵，故

機問之。○祕曰：削土國弱也。○光曰：儒曰：魯必言益人之國，何魯多儒而日削弱。曰：魯

不用德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

枕于京。皇皇歸美安枕而臥，以聽於京師。○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孔

子用於魯，齊人章竟歸其侵疆。為悼懼蓋古

通用也。悼懼也。魯定公十年與齊景公為

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

鄆、讎、龜、田，魯不用真儒故也。祕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

陽子

三十一

之三曰不朝孔子行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

言不聽用孔子故也

安得削萬物將自實而諸侯強者霸業而已是無敵

於天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

與大治在禮樂光航人無楫如航何

航者大海也如無楫柁之利以翼之其如航

何猶富大國者眾民也如無禮樂之具以治

之其如國何光曰海以喻艱難航之具以治

以喻國航人以喻儒揖以喻勢位或曰奔

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

或曰焉用智

難也今有患難不能

解救故曰焉用智

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沉

然之前光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

寒而後索衣表不亦晚乎

日言不足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

安矣航領則人危法亂則國亡

以厚下民忘其死

忠以衛上君念其賞

易子卷二

二十二

及之。○速報之効也。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

之。後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誠哉

是言也。祕曰謙之尊也。○光曰言志不。或曰

弘羊權利而國用足。蓋推諸弘羊領大農盡

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准之

饒故曰。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推其子縱利

如子何。有若譏十二之稅揚子取推利上式

之云不亦匡乎。祕曰匡正也。時大旱上式曰

致乎乎。曰譬諸琴瑟。劍衛調俾。因之亦不

可以致簫韶矣。祕曰秦殺滅禮義專任刑法

可以致和乎也。韶舜樂也。臯錯曰秦法令煩

儀。○光曰調徒中切言必應更張。或問處

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咸曰李斯上言請史

不去者醫藥。十莖種樹之書。故時獨得存其

周禮周樂周書周易春秋之類。傳曰韓

宜子適魯見易象與春曰舉世寒貂狐不亦

燠乎表於體雖燠不能救天下之暴○咸曰言貂狐

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亦可以禦寒而迴燠

猶秦世之酷抱禮義之教亦可以漸迴正治

治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

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

刑法亦可治矣言用秦之法以治秦

之民亦孰曰燠哉燠哉亦有寒者矣

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湯火○祕曰歎湯

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祕曰歎湯

火之燠非所謂燠也天時自有大寒矣○光

曰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終致

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

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望之不

其夏時而以湯火望其燠非其正道而以刑

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

利非素治也○光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

而望生春而望穫之燕而南適楚而北終不

能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吏又毒

致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

酷為能是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

度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

酷為能是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

度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



罰躬操文不_至畫斷獄夜理書日程決事曰縣
 石之一_光日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
 有司又為文_{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
 巧以亂之_{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
 以禮義為法_{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
 度是負之矣_{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
 亦弘矣_{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
 君之天地止以_{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
 秘曰天地生五_{行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
 秦毀滅之專任_{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_{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止二世而_不是天地違秦亦失矣_{刑法志}
 曰秦始皇兼吞_{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
 之官

揚子法言卷第五

日中
日中
日中

罰躬操文不_至畫斷獄夜理書日程決事曰縣
石之一_光日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
有司又為文_{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秘曰
巧以亂之_{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
以禮義為法_{度是負之矣}
亦弘矣_{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
君之天地止以_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
秘曰天地生五_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
秦毀滅之專任_{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_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止二世而_二是天地違秦亦失矣刑法志
曰秦始皇兼吞_{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

日中

